

山

江

河

海

歌 舞 江 山

歌 舞 江 山

劉雲若著

曲終人散後，今古兩茫茫，回憶中年哀樂，芳草戀斜陽，天際白雲自散，心上溫柔都老，我更住何鄉，當歌青眼白，顧影黑頭蒼，濟無楫，飛無翼，渡無梁，劇憐檢點故物，只剩舊時狂，且撫江山兒女，譜作漁樵閒話，真假漫參詳，腐腸思酒肉，媚世著文章。

（調寄水調歌頭）

第一回 虎豹當關將軍談仁義 風雲變色羣雌策縱橫

本書開幕，約在前若干年時候，有位呂啓龍將軍，正在作着北地都督，聲勢驚天動地，那時軍人運盛，官爵大小，全看着兵力厚薄而定，這位呂將軍經過三四年的養精蓄銳，籌備得兵精糧足，當然不

歌 舞 江 山

能恪守古訓，備而不用，這就和他本人吃了海狗腎鹿茸汁以後，當然不能再服獨睡丸，因而他的姬妾勢必遭殃一樣，於是乎隣省就無故的遭了他的侵畧，不到兩月，把某省的都督趕跑，呂將軍派了心腹大將盧鳴天，前去鎮守，收爲自己地盤，那時的中央政府，本來號令不出都門，各省疆吏，除了平日接受政府封號，以圖正名定分，戰時向政府請令討伐，以求師出有名以外，沒有別事可以利用，向來很少交涉，呂將軍這次侵伐隣境，事先也曾向政府請令，並且通電宣佈隣省都督十大罪狀，及至兵事勝利，如願以償，自然又擺出替天行道，爲國平亂的面孔，向政府報捷獻功，好在政府態度，向來事前是不癡不聾，作不得阿家翁，事後是善打死老虎，不得罪巨室，隨着就發表明令，把隣省的戰敗都督，加以褫職通緝的處分，却任命了盧鳴天繼任隣省都督，呂將軍以太上皇的身分，晉職爲兩省鎮撫使，本書開始，就在政府下令的次日，呂將軍手下一班文武，因爲政府命令電報，是深夜拍到，當時來不及入府叩賀，所以

歌 舞 江 山

在次日早晨，全體入賀，衆人雖都知道將軍向不在午前起床，但怕他遇到曙大喜慶，萬一特別高興，通宵不眠，來個破例早朝，接見僚屬，所以大家都抱着寧可自己去早了，見不着大帥，不可去晚了，使大帥看不見自己的心理，在早晨八點鐘，督府內各廳各處，都已擠滿了人，就中單提地位最高的機要廳，本是呂將軍自用的大廳，建築得十分寬敞華麗，呂將軍禮賢下士，向來把這地方讓作高等僚屬聚會之所，他每日也就到這裏來議事，或者閑談，本來這座廳沒有名字，只因每日有兩位機要秘書，輪值住在廳中，替將軍臨時擬發文電，像昔時學士入相掖庭一樣，所以在差弁口裏，就稱作機要廳了，這時正在隆冬天氣，機要廳中雖然有暖氣爐，溫暖如春，但是這些候見的大官，幾乎人人面有忍寒之色，一來他們向是顛倒晝夜，內中竟有未曾入睡的，二來又有許多黑籍人物，早晨來不及吸煙，就匆匆起來，等候多時，怎不難過，而且呂將軍本身雖然是個大癮，但他最恨旁人抽煙，所以手下文武，一入帥府，身上連個煙

歌 舞 江 山

泡兒也不敢帶，恐怕萬一被不對頭的人看見，到大帥跟前告密，立刻便要失寵，至於辱罵，還是小事，因為大家都是委靡不振，以致這廳內雖有二三十人，更沒有歡欣鼓舞的樣兒，參謀長李棲梧，是個連鬚大鬍子，正斜倚在沙發角上，吸着雪茄，口內蓬蓬出煙，好似鬍子失了火，和他身旁坐的湖北省都督代表吳南芋，談論他昔年在岳州嫖暗娼，一箭三鵬，聚婆媳母女於一床的風流艷事，一位瘦小枯乾的苗參議，彷彿特別怕冷，撥把椅子斜倚在暖氣管旁邊，正對着第八師師長楊汝璉，咬文嚼字的歌頌大帥功德，那楊汝璉不知是覺得所言逆耳，還是忍不住他的酸氣，竟掉轉頭去，向軍法處長黃倬生說話，提起第二混成旅有個姓范的連長，因為酗酒滋事，砸了一家戲園，打死園主，現被押在軍法處，尙未定罪，故而替他求求，這位師長說的很輕俏，向黃倬生道，這范連長是我那三小妾的乾娘的乾兒子，昨天他家還特意托人求我，這點小事又算什麼，黃處長你看着可以放就放了吧，打死個老百姓，給幾個錢得了，那黃倬生唯

山 江 舞 歌

唯答應，說回去就辦，一言未了，忽聽有人拍桌子大罵混蛋，衆人聞聲一驚，只見在正中議事大長桌的左端，坐着個第二師長，兼本地駐守司令的岳慕飛，正挺着瘦長的身軀，鐵青色青筋暴露的面孔，瞪着兇光灼灼的眼，拳頭還按在桌上，惡狠狠的望着對面坐的秘書長郭謦夫，這郭謦夫算是近一兩年來呂將軍最親信的人，呂將軍秉性，對於用人，向來能堅而不能久，信任一個謀士，很能言聽計從，但常因一事的參差，或一時的喜怒，就棄而不用，是常有的事，但這郭謦夫自從入幕，便能深結主心，直至如今，帥府要政終歸他一人把持，不過他雖然直上扶搖，權傾內外，可是外面終是十分謙和，待人接物，常是虛懷自下，那滿臉的笑容，永不消失，尤其見人必鞠九十度的大躬，日久習以爲常，竟變成了駝背，據人說：一次他抱喪明之痛，死了獨生子，也只哭了三五分鐘，眼淚一乾，笑容隨現，可見涵養到什麼程度，這時他正和呂將軍一位老表兄，曾在前清中過秀才，而現爲秘書廳幫辦的何其鐸談論文章，提起他昔

歌 舞 江 山

日在北京作小京官的時候，曾和樊樊山，易實甫，羅撥東等人，共立詩鐘社，記得有一次龍眼五唱，我的是「名士一堂龍虎狗，佳人三絕眼眉腰」，大家都稱贊，何其鐸聽了，也犯了酸，就答說；當日我也玩過這玩藝，最露臉的是進學那一次，在朋友席上，我有兩句，是「醉月飛觴真樂事，眠花宿柳可人心」，年數多了，忘了什麼題目，哦，哦，記得了，是醉眠兩個字放在頭上，郭謩夫聽了一笑，方要再說，那知對面的岳慕飛，已拍案大怒，郭謩夫住口抬頭，愕然相望，還不知他和誰動氣，方才現出滿臉笑容，待要詢問，那知岳慕飛又把桌子一拍，罵道，媽的真討厭，酸文假醋，刺刺什麼，郭謩夫明已聽出他語侵自己，但還不拾岔兒，陪笑問道，岳司令，你這是爲什麼啊，岳慕飛頓足喊道，就是爲你，郭謩夫猛吃一驚，立起鞠躬道，我：我怎麼了，岳慕飛也一躍而起，叫着郭謩夫綽號罵道，郭小鬼，你這蜜餞砒霜，趁早收拾起這付鬼臉，你岳老子今天拚着得罪你，明兒去挑唆大帥把我槍斃，姓岳的認了，好小子，誰不

歌 舞 江 山

知道我跟了大帥二三十年，上陣給大師賣命，平日替大帥背黑鍋，都是我頭一個姓岳的，沒落在別人後頭，盧鳴天才來了幾天，這回打仗的俏事，竟搶到我前頭當了都督，和大帥成了一字并肩王了，我姓岳的就是不服這口氣，誰不知道你和盧鳴天是把兄弟，若不是你在大帥面前保舉，他會挨得上個兒？媽的，你們就結黨搶權吧，大帥的基業，早晚毀在你們這羣小人手裏，我姓岳拚着不幹，也得揍你這雜種小舅子，說着，探身就要打郭謩夫的嘴巴，郭謩夫嚇得倒退，廳中衆人，也有郭謩夫的私黨，連忙上前救護，也有和郭謩夫不和，聽他當場挨罵，心中趁願，但在大面上不好不趕過拉勸，大家攔住岳慕飛，七口八舌，紛紛勸解，岳慕飛還罵個不住，將手伸入袋內，要掏手槍，幸而李棲梧在旁看見，急忙奪過，郭謩夫真是養到功深，隔在衆人背後，還陪着笑臉，藹然和氣的叫道，岳司令，你這可冤枉死我，你也不想，大帥可是隨便聽人話的，莫說這樣大事，就是用個營長，向來也出在大帥自己心裏，難道老兄你不知

歌 舞 江 山

道，就說這次動兵，大帥本打算派老兄你去，已經教我擬命令了，後來大帥又猶疑起來，對我說，教慕飛去自然最穩當，可是我實在離不開他，若是沒有他在本地鎮着，我夜裏真睡不安枕，所以斟酌半天，只可派老盧去，這是實情，我說句謊，教我斷子絕孫，大帥只爲重看你，才留在身邊，那知道給我種了毒，這真冤枉死了，那岳慕飛本來腦筋簡單，經郭謦夫在辯訴中轉着彎兒給他灌了米湯，戴上高帽，他已在大庭廣衆中得了面子，不由把氣消了一半，但仍恨恨的道，誰信你小鬼的話，你本來已經斷子絕孫，應過誓了，郭謦夫只作沒聽見，仍陪笑欲語，正在這時，忽聽東面旁門一響，從裏面走進一人，衆人全都吃了一驚，紛紛後退，原來這大廳各面，都有門可通外面，呂將軍每天進來，常是經由東面的門，所以此際衆人只當他來了，嚇得忙着恢復秩序，那知進來的並不是將軍，却是呂將軍最親信的跑上房小聽差，而兼軍需處長的梁保粹，這人已年近四十，面容憔悴，身體枯瘦，但是有一雙又伶俐又俊媚的眼

山 江 舞 歌

兒，和靈活的舉止，清脆的聲音，一見便知年青是個俊俏人物，據說在二十年前，呂將軍作哨官的時節，便用他作小護兵，似乎還代理什麼特別職務，直到將軍陞官，混得娶了太太，才把他的兼職解除，他昔日的名子，原是寶翠，直到作了官，才改了這同音的兩字，始終貼身伺候將軍，頃刻不離，在帥府中是第一等紅人，將軍下屬，誰敢不巴結他，只岳慕飛一人，倚仗是從龍宿將，不把他看在眼里裏，見面只叫小梁兒，梁保粹對岳慕飛，也有些畏懼，忍氣不敢計較，其餘的人，若得梁處長一笑，就自引爲佳運臨頭，勢位較低的，簡直巴結不上，內中郭謩夫，盧鳴天，和他是換譜兄弟，多得照拂，所以權位最固，這時梁保粹走入，衆人看見，也和見了呂將軍一樣畏憚，大家爭着招呼，那梁保粹只淡淡點着頭兒，就向郭謩夫面前走去，這時楊汝璉在旁叫道，梁四哥，大帥起來了沒有？梁保粹漫應道，大帥壓根兒還沒睡呢，正抽着煙，也就快出來了，說着拉郭謩夫到屋隅大沙發上坐下，低聲說道，留神！大帥今天犯脾

歌 舞 江 山

氣，你可經些兒心，郭謩夫一怔道，怎麼？今天大喜大慶，怎……梁保粹向四外瞧瞧，更把聲音放低道，大帥夜裏接着北京電報，正喜喜歡歡，往四姨太太房裏睡去，不知道看破四太太什麼私弊？發了脾氣，一烟槍把四太太的頭打破了，又抄起個小金鐘擲去，幸虧沒擲中，只打碎了大穿衣鏡，當時還要教馬弁拉到後院槍斃，萬幸把大太太驚動出來，勸着大帥，到底把四太太貶到小花園裏去，教人看守，過一天再發落，郭謩夫深知這位四太太是大帥最寵愛的人，大帥近兩月來，都是宿在她的房裏，今日突生此變，深覺詫異，但他聽了梁保粹的話，先不詢問四太太失寵詳情，只忙不迭的問道，那麼大帥夜裏在那位太太房裏睡的呢？梁保粹點頭笑道，我就爲這個來告訴你，他在七太太房睡的，郭謩夫哦了一聲道，這樣七太太要得寵了，我們可得……說到這裏，又改口道，大帥快出來了吧，梁保粹點頭，郭謩夫忙不迭的和梁保粹由西面側門走出去，這時其餘衆人，有的已偷聽得梁保粹的話，大家互相告語，立刻紛紛走出

歌 舞 江 山

廳中只剩了岳慕飛仰首冷笑，不大功夫，衆人又陸續進來，竟個個改了妝束，原來這廳中的人，除了岳慕飛身着軍服以外，餘人全是耀目生光，萬分華麗的綢緞面貴重皮衣，打扮得蕩子紆綳一樣，便是年老些的，也學作風流少年，乍一看，好像開什麼男裝賽美會，或是皮貨莊大展覽似的，但經梁保粹這一報告，衆人出去換過裝束，個個又全成了糾糾武夫，軍服長韉，另是一番氣象，便是秘書一類文官，如郭審夫，何其鐸等，也照樣偃文修武起來，大家相對一笑，好似各自會意，至於這班人因何如此倉卒改裝？而且又何以換得這樣便當？裏面却是大有文章，原來呂將軍向來誥誡僚屬，深以修身禁慾爲戒，但他後堂姬妾，竟比金釵之數，還要多上半打，他對人解釋，並非由於好色，而是當時風氣所被，凡是位高爵尊的人，若不廣置下陳，就像不够勢派，好比一座絕大園亭，沒有花卉點綴，主人便要被人譏笑，所以他才未能免俗的娶了許多姬妾，以爲陳設，而且他常提倡知足論，說廣廈千間，夜眠不過七尺，食前方

歌 舞 江 山

丈，果腹僅於一器，妾雖多，侍寢只用一人，並非長枕大被，開什麼無遮大會，所以他並不算是荒淫，而且他在姬妾中所寵愛的不過數人，其餘幾乎全是永巷長門，度着淒涼歲月，所寵的人，第一是三姨太太，這位姨太實際排次十三，因為原有的三姨太，在呂將軍任旅長時，便和一位司務長開了小差，虛額未補，以後這十三太太得龍，有恃而驕，既嫌名次太低，又有些洋迷信，以為十三數目不吉，便向呂將軍要求提陞，呂將軍效法昔時某朝帝王，宴駕遺詔，傳位十四子，被大臣改了一個字，成為傳位于四子的故智，於是把十三姨太取消十字，改為第三，娘家姓楊，名叫浣秋，出身還是宦家小姐，她父親久作州縣，呂將軍前些年駐軍安徽，正值她父親作青陽縣，因見呂將軍勢位貴盛，便將安兒獻上作妾，換了個稅局差使，以後歷次辦稅，成為呂將軍最得力的聚斂之臣，此公本身，也發大財，但不幸在前年患病亡故了，三姨太因是小姐出身，所以舉止言動，都別有大方家教，絕非來自烟花的女人可比，而且她極工心計

山 江 舞 歌

，固寵取媚的手段，高出尋常，她對呂將軍向取以退爲進的態度，旁人得寵，便要盡奢縱慾，失寵便灰心喪氣，她却一貫的偎貼溫存，冷中見熱，所以別的姨太太，有時被寵到無以復加，但失寵時也被凌辱不堪，三姨太却向未受呂將軍一句斥責，而且別的姨太太，即使工於狐媚，把將軍哄得沉迷不醒，因而把三姨太太冷淡起來，但三姨太絕無怨言，將軍早晚總會把別人的肥膩油腥吃够了，重想起三姨太清腴淡遠的滋味，再回到她的房中，因此這楊浣秋一直是將軍房中第一紅人，不過近年身體多病，又學了佛，性情似有些恬淡了，第二個寵妾，便是梁保粹所說，昨夜才打入冷宮的四姨太，此人原是梨園中唱花旦大名鼎鼎白鳳寶，生來艷美風流，飛揚蕩逸，至於對男子的媚功，更是與生俱來的特別秉賦，初娶入府時，曾專房一年之久，將軍身上的各種虛弱病症，多是她的造成，但將軍終是離不開她，雖在竭力頤養之期，一月也得在她房裏住上十天，不過幾年來，這白鳳寶蕩閑踰檢的行爲，層出不窮，曾被吊打三次，

歌 舞 江 山

逐出兩次，把手槍抵在她頭上幾乎開火的事，也有六七次，但至今她依然是將軍最寵的人，可見魔力是多麼大了，第三個是七姨太胡素娟，是個女學生，在大學上過二年，還留過東洋，爲人聰明，頗有學問，據說；她平日抱着寧爲英雄妾，不作俗人妻的主義，以後遇着呂將軍，認定他是英雄，所以不辭作妾，將軍感激美人巨眼，自然不肯把她和粥粥羣雌一例相待，這胡素娟雖然敬重呂將軍，但對府中一切腐敗情形，頗爲不滿，常想幫助將軍有所興革，將軍本是老粗出身，自從飛黃騰達，福至心靈，又得幾位有學問的幕賓，漸加薰陶，也頗長些見解，得些知識，但是全不甚高，如今得了不櫛進士的床頭人，再加指導，他居然學問大長，對僚屬談話，動不動的就研究什麼問題，提倡什麼主義，滿口新名詞，宛然像個風流儒將了，將軍得了這樣成績，自然感激素娟特別信寵，於是素娟漸漸的在內參預軍政大事，所以一班謀臣武將，都特別怕這位七姨太太，第四位是十六姨太，名叫洪小翠，原是九姨太太房中的婢女，

山 江 舞 歌

九姨太來自花界，這小翠本是她買的養女，預備將來作搖錢樹的，九姨太既嫁了呂將軍，這小翠就以媵婢身分跟了過來，那知九姨太只擅寵月餘，便遭棄置，永也不得翻身，小翠倒被將軍看中，就不客氣的收用了，這小翠目語眉聽，先意承志，呂將軍十分中意，於是小翠以佐貳資格，只試署了幾日，便正式陞任爲十六姨太，她的寵眷，雖不及以上三位，但每月也總博幾夜雨露恩光，比那累歲經年，難見羊車臨幸的黑人們，尙有天壤之別，這四位得寵姨太中，除小翠以溫馴見長，慣能隨人宛轉以外，其餘三人，全有不同的特能，不同的個性，呂將軍就在三種境地中，調劑生活，譬如一陣子精神肉體，全都感到興奮，自然到四姨太太白鳳寶房中去發洩，盡情荒淫，不捨晝夜，所以他所用的海狗腎，人參，鹿茸，銀耳，向以在白鳳寶房中銷耗最多，過幾日覺得身體瘦軟，精神頹敗了，便又轉想到清靜境地中，和素心人作伴，以圖休養，並且尋另一種享受，於是就轉到了三姨太房中，楊浣秋對他，完全是輕颯淺笑，

歌 舞 江 山

噓寒送暖，重情而不重慾，言語舉動，處處流露風韻，教他咀嚼回味，覺得異樣銷魂，將軍享受一個時期，慢慢精力復原，靜極思動，也許感覺自己太頹廢了，應該振作，便又轉到七姨太胡素娟房中，胡素娟又是一種手法，這位年過半百的粗豪將軍，竟當作摩登少年的情人看待，「打鈴」地爾的外國稱呼，靈魂性命的肉麻叫喚，接吻偎肩的電影動作，已把將軍鬧得迷迷糊糊，覺得別有風味，再加她滿口外國歷史，中國政治，提出許多英雄豪傑，和呂將軍相比，又常運籌幘幄，代為參酌重要事情，頗能頭頭是道，因此將軍不但佩服她的才學，自慶得了內助，而且還被勾起偉大志趣，發生欲圖霸業之心，就如這次的吞併鄰省，若沒有她促成將軍的決心，恐怕永遠難成事實呢，尤其胡素娟的生活，完全西式，也能別有天地，使將軍樂而忘返，但經過一個時候，將軍也許因着什麼一時的衝動，發生了非得四姨太方能解決的需要，於是又周而復始的回去了，總之，將軍好像好吃的人一樣，連吃幾天先得月大三元，便須到六味